

盧文弨全集

第九冊

〔清〕盧文弨 撰
陳東輝 主編

抱經堂文集（二）

抱經堂文集卷十六

跋九

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癸卯

余年來頗嗜金石文字，頃晤長山司訓曲阜桂君未谷，馥于濟南，言及此。桂君曾見城南某秀才家，有漢碑本二，一爲范式，一爲元丕，皆世所不多見者。及余訪孔君蕙谷于闕里，則《范碑》居然在焉。無意中忽經余眼，可謂快事。《元丕碑》，蕙谷響榻一本，又有元氏近年所得《漢永初四年祀三公山碑》，皆出以示余。小說家謂京師人有眼福，

余一日而得見世所不易見者三焉，亦可謂雙童慶所遭矣。乾隆癸卯良月廿二日。

漢瓦當字跋 戊申

同里趙君洛生魏，篤好金石文字，自秦中歸，篋中儲漢瓦當凡若干件，摹其文得四十紙以詒余。其尤罕見者，一瓦十有二字，爲小篆，三行，曰「維天降靈，延元萬年，天下康寧」。中若星之列布者十，旁有若藻形者四，匡郭皆完好。審厥形製，其爲漢時物無疑也。考瓦之著於錄者，始宋敏求《長安志》，所得僅五而已。畢中丞之撫陝也，所得乃三倍之，載其文於《關中金石志》。吾鄉朱排山先生宸更得二十有餘種，亦云夥矣。今洛生所得又倍蓰之。好之深，則其精誠所至，鬼神若有以相之。此非若鼎彝壺鑑之屬之必待破冢而出也，不貢於朝，不登於貴人之筵，爲物之所不爭，茲洛生所以得據而有之，窮居之士亦得相與摸撿而縱觀之，其可寶貴安在其出鼎彝壺鑑下也。夫瓦之爲質，土也，火燒之而後成，而乃能歷千百年而不壞，則當日埏埴之工，良非後世之所能及。然吾聞漢武起神屋，以銅爲瓦。銅之爲物，不爲燥溼寒暑所變易，宜若更可久矣；然爲人所資以爲用，故反不若此瓦之無用得以壽於今也。夫銅尚不能久，而況夫金鋪玉瑱

之炫曜一時者乎。噫，當日之崇基傑構既已蕩爲寒煙，而此片物獨尚出世間，吾黨之士有與洛生同好者，其必因之而發懷古之幽情可知已。乾隆戊申開歲二日，七十二叟盧某書。

幽州昭仁寺碑跋

庚子

此碑在明正德時都南濠所榻本，缺者僅三字。今此本在嘉靖以後，全缺者廿餘字，然猶未至如近榻之剝泐更多也。《金薤琳琅》中載此文，亦尚有可疑者。如云「得兵鈴於玄教，吞戎韜於黃石」，今碑中「教」字已莫辨，而起筆猶在隱見之間，則疑是「女」字之首。又云「軒轅五十一伐，殷后二十一征」。案碑「二十」實作「廿」字，而讀爲二十也。又云「豈止菌鶴短獨、西鸛東鰈之貢而已哉」。案：「菌鶴短狗」見《周書·王會》篇。今碑「狗」字已全缺，意元敬時其匡郭尚在，故誤以爲「獨」也。又云「杖錫四禪之林，攝齋三朗之路」。今「朗」字亦唯「月」字尚可辨。余意必是「三明」，用彼家語也。凡此皆都氏傳錄之誤也。若碑有云「坐玄扈，遊翠爲」，則「翠嬌」也。「置璽陳謙，避河爲讓」，則「搗讓」也。此或皆可省文。至於「詳觀郡帝」，則「羣帝」也；「高峰罷昭」，則「罷照」

也；「白挺」作「挺」，「僧祇」作「祇」，得無筆誤有不及檢者乎。書法端重而無板滯之病，剛健而無險峭之失，乃唐初正書之佳者。以爲永興，則未必然。乾隆庚子在京師，金氏出此見示，臘月六日乃爲題而歸之。

同州聖教序跋

庚子

此書風神俊逸，而後記尤爲豪縱。余友金賢村藏此舊榻本，今在其從孫所。出而觀之，有諸草廬先生跋，以碑後題龍朔三年，在褚河南已卒之後，疑史或失其傳。余細審之，後所題十九字，雖形模相近，而神氣絕不相類。兩「朔」字，一「月」字，與碑中「日月」、「二月」、「明珠」、「恆明」等字，其相去乃天淵。後所書者拳曲累墜，斷不可以混真。當併後題褚公書十一字，俱爲後來所加無疑。蓋作書不自署其名，古亦多有。後人知其出於誰氏，因爲之補題，重其人則尤欲其名之昭著也。若此者非歟？所缺者共十八字。榻手之善，近亦不可多得云。庚子嘉平月七日書。

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甲午

閣帖刻於宋太宗，榻用澄心堂紙，李廷珪墨。大臣之登二府者乃賜之。仁宗時板燬於火。或曰尚在，但不賜耳。歐陽《集古目錄》兩載其說。而趙文敏謂元祐中，親賢宅尚借板榻百本，分遺官僚。文敏書名冠一世，又宋宗室，所稱宜不妄。世之言閣帖者，主銀錠紋。李莊簡言板完好時不用，破裂乃用之，則固當以少爲貴。此本神采奕奕，古色斑然，自是宋榻中之佳品。又第五卷末乃有一銀錠紋，則去完好時未遠，更爲難得。但診其紙墨，微爲不類耳。其本每卷皆有雲間名輩印識，一曰「陸氏子淵」，乃文裕公深也。曹氏相傳云：「本文裕家物，祖某爲陸所自出，故得之。」余按文裕著《儼山書輯》，言閣帖火後已亡，今有者翻本潭絳耳。以爲文裕家物，似乎考之未詳。且家有神物而無一語及之，豈未嘗以此爲真本耶？然陶南村述劉潛夫之言曰：「今人不識閣帖，某家寶藏皆非真本。」即非真本，而宋元間人已貴之如此，何況又在數百年之後邪？曹君其善守之。

書黃長睿題跋後

戊戌

余借得《廣川書跋》凡數本，有一本似爲妄庸子所塗贅，引鼻之脛，接貂之尾，故篇幅加多焉。它日余將卷而還之，其人未去間，聊復一觀，見中間有三十三葉，多署「長睿父書」，蓋會稽黃伯思也。其所著《法書刊誤》三卷，余既錄之矣。此則雜題書畫簡策，而不著書名，疑即所謂《東觀餘論》。余插架適無其書，不能取以比對。然《餘論》有二卷，此尚有不盡者。余愛其鑒別精審，意辭方雅。但鈔本多誤字，又有一條乃複見，余爲訂其誤，刊其複而錄之，以附《法書刊誤》之後，即目之爲《長睿題跋》，他日得《餘論》，改正之未晚也。長睿自云：「勤於校書，丹鉛不去手。」余於此殆庶幾焉。

東觀餘論跋

戊戌

始余得雲林子題跋數十則，無首尾，意其即所謂《東觀餘論》者也。今年夏，歸杭州，就鮑以文氏借得是書，乃宋四明樓攻媿爲之訂正，以付其子訥所開雕者。卷分上

下。其上卷則以《法書刊誤》兩卷置諸首；其下卷之末，則并他人之文爲長睿作者，皆聯綴之，不別標以附錄之名。余謂《法書刊誤》當別出，餘者乃爲《東觀餘論》。其間或記一時與友朋評論之語，或爲辨，或爲論，或爲說，或爲序跋，大抵審正金石，考核藝文，頗班駁可喜。攻媿間爲指瑕，然不以掩其瑜也。書中多用古字，其《商山觚圜觚說》有云「與圭眡相爲用」。「眡」，古「笏」字，見《說文》，又見《穆天子傳》。傳寫之誤離「眡」爲二，又以下「曰」字爲「日」字，川本遂去此句。此本不然，但注其下云：「姑畱以待知者。」此深得闕疑之義。凡傳古人之遺文者，當以此爲式，不可以己所不知，而遂謂世無知者。使去其文，則雖知其文義之不接續，亦不能以意增矣。余前所鈔錄者，目爲《長睿題跋》，今既灼然知爲《東觀餘論》，但以物力之不裕，不復棄前之所鈔，而就爲補其首尾，使成全書，雖小不整齊，無害也。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既望後二日書。

書金石史後 戊戌

華州郭宗昌嗣伯，與盤屋趙嶠子函同時人，此書是其所著，然未可與《石墨鐫華》方駕也。書僅六藝之一，考訂金石文字，又書之末焉者耳。古人說苟未當，出所見正之足

矣，何至動出惡聲，閒又雜以嘲笑，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。朱子《通鑑綱目》，凡一年中再三易號者，皆以後一號爲定。此在一君之時斯可耳，若繼世易代之際，誠有不可拘此體例者，故昔人已指其誤。今謂紫陽不當去漢獻帝延康年號是矣，遂謂其黷亂不經，名不正，言不順，非所以爲紀載，以一失而掩其全美，可乎？夫已既譏彈古人之失，亦當思不以失貽笑後人，乃今觀其書，則紕繆正復不少。如「周冢穆天」四字，此成何語。以爲出自元美，即不當述之，述之而稱其善，可謂知言者乎？《漢孔宙碑陰》，洪氏《隸釋》所載門生四十二人，門童一人，弟子十人，故吏八人，故民一人，合之正六十二人。今不據此，而但引用脩謂四十二人，今所收反六十二人，以此爲疑，是昔人之失當駁正者，彼反不能察也。《華山碑》郭香察書。昔人謂察書者，察莅他人之書也。東漢時尚少二名者，此則相沿成俗使然，非必猶遵葬制。雖閒亦有二名者，然殊寥寥，見於《容齋隨筆》者，祇可屈指數。今乃引莽孫宗坐罪死，莽曰：「宗本名會宗，以制作去二名，今復名會宗。」是當莽世亦有二名，且謂往牒二名不可勝紀，謂無二名爲瞽說。無據可笑，此又不足與之辨也。後魏張猛龍字神囙，既讀因爲呼骨切，則是篆之囙字。《說文》作「𠂔」，

〔一〕「囙」字，原訛作「𠂔」，據直隸書局影印本改正。

出氣詞也。下从曰。今乃云「日出氣也」，此說別無所據。余頗疑猛龍當本字「神困」，於名相配，不知碑誤書耶？抑傳本者失之耶？字書中不見有「囙」字，故疑之，然亦不敢遽定爲然也。其文筆拙澀沓拖，姑不具論云。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書。

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

庚子

予昔在暨陽，鮑君以文新槧是書，寄予索序。勿勿應之，未暇閱也。後至都門，於黃崑圃先生所，見退翁後來改定本，於卷首所云：「隨意讀陶、韋、李、杜詩及韓、歐、曾、王文者，易之以宋儒之書。其大指可知也。」近年又從楊文定公家見一本，與黃氏本略同，中間比今刻本尚多數條。今未谷所收者乃其元本，有義門何氏手評。兩公所見不同，苟元物不可得見，雖有精鑒，亦惡從定其是與非乎？元王惲《秋澗集》中所載元破臨安所得故宋書畫目，此本附錄於七卷後，在退翁甲申以後所著《寓目記》之前，位置良是。楊本亦有之，鮑刻缺如。後或補槧，斷不可移其次第。至書中所云《資暇》，是唐李匡乂著，後人始加「錄」字。義門所云《洞天清錄》，乃宋趙希鵠著，其自序正作「錄」字，義門不誤，而今俗間本概改爲「錄」字矣。予於書畫無所解，聊以所知者附書之，以釋觀

者之惑。

海剛峯墨蹟跋 辛丑

忠介產自炎陬，登朝直聲震天下，至今猶重其名。世因謂其書可辟邪，以故贗作者亦不免。金陵談茗村孝廉家有此冊，爲公草書近體詩七言二首，五言一首，後題「隆慶元年花朝前一日剛峯海瑞」十三字。茗村與其鼎彝圖書諸珍物弇置一所，乾隆戊戌之冬，不戒於火，盡燬焉。既而掃除餘燼，獨得此冊於瓦礫中，四緣皆焦，其中間字獨完然無恙。噫，公正直之氣，耿耿不可磨滅，即其遺蹟，亦有鬼神陰爲之護持，故能若是。書法神采秀發，光豔動人，後來董香光頗近之，未嘗見有峭厲不可犯之色，當與魏鄭公之嫵媚，宋廣平之賦梅花作一例。觀彼贗作者，多爲粗硬奇崛之態，以求肖公之爲人，豈可與此同日而論。吾疑祝融回祿亦自具有精鑒，故因是以顯其奇也邪？昔趙子固有落水《蘭亭》，寶之逾於性命。今談君之寶此燼餘，更出子固上遠甚。尾舊有圖記曰「子子孫孫鎮家之寶」。此洵爲談氏鎮家之寶也。乾隆辛丑開歲五日在京師觀，即題於元冊之餘紙。

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丙子

鹿門先生因其子令章邱，爲手書訓之，前後凡若干紙，皆老成閱歷之語。且欲其「爲善無近名」，而美一歸之上。其所稱引，必本經訓。更勸其讀兩漢《循吏傳》、《歷代名臣言行錄》、真西山所著二經與近代何元朗《語林》中《德行》、《方正》二卷，以爲出治之本。先生嘗令青陽、丹徒，皆有聲，今書中猶以炫才揚己爲憾。其商賦役一條云：「於我意不盡然，然南北異宜，不可即以我言爲是而爾言爲非也。」共言藹然可掬，後其子果以循卓聞。先生是時年七十有三，書初不經意，而姿態橫生，良可寶愛。今歸其從裔孫霞客所。先生子名國縉，書中亦稱其文可傳世，惜乎今未之概見也。

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丁未

余家舊有《鈐山堂集》，友朋見者輒命燬之，何令人之深惡痛恨，越數百年而猶未平，一至於斯也。椒山先生獄中家書，向於其集中見之，復有專爲之版行者。近年保定

臬使代州郎君若伊詢諸容城後人，手跡猶在，爲鉤摹而勒諸石，余得其本而珍藏之。今此片楮，亦楊公在獄中寄海鹽鄭端簡於南都者，端簡復識數語於後，其家亦世寶之。乾隆壬寅，乃歸於余友海寧吳槎客騫所，新舊題跋甚夥，其視此敝紙與夏鼎商彝等。嗚呼。孔雀雖有文章，而人終畏其毒，哀然鉅編，徒足供後人唾罵之資，余之不燬，人之欲燬，其異也將無同。今槎客得此零墨，復爲之裝潢而什襲之，其欲爲壽諸貞珉之意亦豈有異哉。夫非楊、鄭之子孫而猶若此，足以見公好之與公惡皆出於自然而毫不容強，人亦可定所從已。聞楊公二疏稿亦尚在其後人所，於戲，亦豈可不謂之賢子孫乎。

周忠介墨蹟跋丁未

隱汀絕望舟，驚棹逐驚流。欲抑一生歡，并奔千里遊。日落當栖薄，繫纜臨江樓。豈惟夕情斂，憶爾共淹留。戊午夏日，書於崇忠堂，蓼洲老人周順昌。

右周忠介草書五言古詩四韻。後題戊午，乃神廟之四十六年也。越八年而緹騎之禍作矣。委鬼作威，羣小逞毒，芝生於獄凡六，而六君子遂并命焉，公其一也。嗚呼，國事至此，明之社欲不屋也得乎？余向於吳中見一小幅畫，亦公筆也。老樹丫杈中危坐

一人，非如釋家所畫羅漢相，不解其所用意，豈如古巢父之流歟？今此書法宛與後來董香光相近，而更加蒼勁，正氣鬱勃，自流露于行墨間。爲吾姻家孫靜川宏智所藏。假如不工，猶將寶之，而餘事況又過人如此。靜川盍慎守寶焉，萬勿爲蟬蝨所齧蝕也。乾隆丁未之歲重陽日，杭東里小生盧某跋。

蕉隱亭記書後

庚子

古今富貴人所爲園圃臺榭何限，其能令人僂指數者幾何耶？揚子雲祿位容兒不能動人，而能著書以傳於後，則草元一亭，亦自千古。吾鄉和靖處士，逸致清機，咏吟自適，其所居百世下人猶增葺之。若雲龍山人，則又託於坡翁之文以傳不朽者也。國初，長沙廖次裴先生，名元度，富於著述，兼有能詩，名其所居「息機園」，有水竹之勝，中有亭曰「雪蕉」，此其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之微意歟？其友劉裘客名友光，爲之撰記而手書之，去今百有餘年矣。問其園則已屬他氏，而此記猶在其後人湘渚孝廉所。文與書俱瀟灑不羣，見之者如親見二賢之高致，即與夫斯亭之在廖氏，何以異哉。湘渚其善什襲之。

茶毘羊記跋 辛丑

太原傅徵君於書各體皆工，而尤長於篆隸。聞有石刻四大冊。今其石在太谷段氏，或云在太原縣人家，分析零落，其榻本不可得見。李生德申得隸書《茶毘羊記》石本一紙以餽余。文亦徵君所爲也。前題真山書。事既新異，文亦有致，以真書寫之。文曰：「方山門未闢時，陰竇窈窕，生客未繇也。日衆經行，見羣狗子直竇嗥。睨之，一羊規竇入，羣狗子格之，噉劇，不退轉。僧慈悲，揮狗子去，引羊入，羊如少安隱。謂逸諸牧。翌日，有尋羊來，云潘氏役，塗次大恐怖，幸生還，許賽羊關帝。明日且賽，忽逸出，廼至此，請牽羊。僧曰：『是羊逃死來道場，有放生，無殺生，請贖之。』役曰：『柰得罪關帝。』僧曰：『關帝在伽藍，共禱而鬪之。』擘赫蹏，寫一『殺』，一『不殺』。役鬪得『不殺』，僧衆念佛，役亦念佛，如是願畱羊常住，去。於是羊得大安隱常住。芻豢月餘，一夜無故殂。大衆曰：『羊來有緣，羊佛子。』普請律衆，爲羊轉呪，茶毘附普同。」後三行真書：律師海潤說因緣，行師自聞煮茶，居士高肖柴磨礱韻，僧圓壁辦齋，居士任復亨、張敏同鐫。隸蒼勁，無近代人姿媚態，可寶也。六畜中，羊似獨有知者。嘗見類書中載

王克、王固、黃載等事，皆稱其跪拜求生，而此更投佛地以幸免，豈不異甚矣哉。

書傅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辛丑

太原傅青主先生，於書各體無不工。其子眉，字壽髦，亦善書，觀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隸《郭有道碑》尾可見已。壽髦之子名蓮蘇，字長芳，逮事乃祖，亦有祖風。青主筆僞時，往往令其代作，署己名，非故舊具精鑒者，亦莫能辨也。今此卷乃臨大歐《化度寺碑》，似不經意之作，文多遺落，而結體與歐亦不相似，末亦署名曰山。然其骨格勁峭，形兒樸拙，益見其妍，政所謂粗服亂頭皆好者也。昔子敬自負書過其父，嘗拭去逸少所書壁，而以己書代之。逸少見之，但曰：「昨真醉邪？」子敬乃慙。今二傅之作，不知於青主優劣何如，而家風要爲不失。曹生敘五之得此紙也，寶之與青主先生真跡等，誠不爲過。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，在三立書院須友堂書。

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壬子

劉文正公手記一小冊，蓋以備隨駕木蘭行圍之用，其亦古者笏記之遺意歟？公在朝，介然獨立，嶢然不滓，人多憚其嚴正，而延接士大夫，又未嘗不藹然其可親也。歲壬戌，公考試中書，文弨倖中選。壬申，入詞館，公爲教習師。在上書房日，亦常陪侍履綦。及官罷南歸，而公未久即乘箕天上，音容遂邈不可即矣。令覩遺蹟，儼然如對古儀形。昔司馬公作字必端謹，公以暮年居政地，兼數任，尚能作此蠅頭小楷，無一筆苟如此，何相似也。將由得聖賢持敬之力耶？頃薄遊白下，方叨菴觀察見示此冊，勉識數語於後，實不勝吾誰與歸之慨。

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乙未

近代以書擅名者多矣，大率取法於唐，更出入宋元明諸家，其能溯而上之者蓋鮮。此卷，徐夔州爲中書舍人日所書也，蕭灑閒靚，如其爲人，而運筆結體，實有二王神韻。